

G2-04-010

复丁雨生中丞^[1]
光绪二年四月初九日夜

雨生仁弟大人阁下：

三月二十七日交折弁递去十号书，计已入览。二十九日奉三月十八政字十七号手示，敬悉一切。船政提调，似非吴薇隐莫办，春帆闻其求退，意甚皇皇，拟过金陵，商请幼帅为之先容，想左右亦必怂恿之。此等人才，今日几如广陵散，况春帆初历显官，夹袋中曾有许多得力相信之人耶。台湾勇营，如此狼藉，殊出思议之外。罗大春贪猾素著，昔能蒙蔽左帅，今岂不能蒙蔽沈帅。若谓到手二十馀万，似传言之误，计伊在台，不过一年，所统不过十营，内外倘全不给，勇又谁肯甘心。筱涛才既可用，心术当视大帅为转移，窃恐替人亦不易得。李丹崖出洋之行，尚需时，日意格果来，务请丹崖赴津面商为要。梅辉立、西华等皆谓闽省电线买回自办，实已搁置不办，是以上海铁路不愿由中国买回，仍与电线一样，究其情形如何，无由悬揣。学习不久，当能依样画葫芦也。旗昌倒盘，须现银二百万，官商似皆无此气力，且旗昌外尚有怡和、太古等巨行，利权岂能遽收。景星在闽何事，商局亟盼其归。滇案正与威使筹议，尚无端倪，看其口吻，有兴波作浪之势，只有静以待之。直境已八月不雨，麦禾均枯，天时人事，深可焦虑。尊患肝气少平复否，范友琦寄到人参三匣，附呈。复颂勋祺，馀询春帅自悉。鸿章顿。

G2-04-011

复冯卓儒观察^[2]
光绪二年四月十一日

卓儒仁弟大人阁下：

连接三月二十七、二十九，四月初一日手书、抄件，具悉与梅使商办辩论情形，深中窾要。梅使过津，初七、八日来晤两次，与在尊处所议略同。彼谓收买后请仍交怡和承办数年者，一则以中国自办，委之素不熟悉之洋人，必致废坏，如闽省电线买回，竟已搁置，转非洋人劝望中华取法兴利之本意。一则怡和是体面守法之富商，若令代中国承办，听华官号令，事必有成，可无掣肘。一则众商既推怡和为首领，今买回后雇令他国洋人承办，怡和太觉无颜。其言似亦近情。鸿章指称，伊所拟十条，处处以英官挟制中国，多不合理，方欲援笔为之改窜，及读朔日手

① 原稿无年代，以信内“梅辉立、西华等皆谓闽省电线……”云云，知此信写于光绪二年。

示，既允收买，而仍令承办，是虚受自主之名，实受不能自主之害，且恐扰乱关章，不如听其擅行，而坚守关章，不准起下货物，其诎在彼，纵屈于势，而理自伸云云，洵为直截了当，遂与罢议。告以此事本由南洋主政，我是局外旁观，因见两边骑虎不下，故为买回自办之说，调停解和。贵使乃欲买回后仍归怡和承办，意存要挟，不但关道不能允行，即沈帅与总署亦难照准，我只有置之不论。该使业于初八下午起程回京。窥其隐衷，毫无活动，殊堪焦愤。日来未接幼帅复函，闻渠意买回后不允其照样成造，则离题更远，竟无结束之方，未知台旆赴苏稟商，若何定见。近因滇案奏到，威使在京大肆咆哮，颇有兴风作浪之势，似欲将通商各事议妥乃肯结案，一时难就范围。格维讷如有到沪信息，希示知。朱毅甫暂留襄助，自无不可。史恩绶与镇江沙逊洋行讼案，据其弟面呈节略并督批（原件附呈），求为转致台端，设法释放。恩绶系士良年丈之不才子，亦不得不为援手，能放令回里，勿久留沪为幸。复颂台祺。鸿章顿首。

G2-04-012

复三品衔补用道四川夔州府正堂崩^[7]
光绪二年四月十二日

子范三兄年大人阁下：

顷奉惠书，远承记注。敬审政成民和，时祺多豫，至符臆颂。惠寄药物多种，一一拜登。兼收并蓄，愿闻保艾之规；救弊补偏，愧乏调梅之用。敬承盛意，纫谢曷任。此间静谧如常。滇案昨由家兄查明后奏闻，威酋以未厌所欲，要挟多端，一时尚难议结。北方久旱，播种失时，迭经率属虔诚祈祷，仍未渥沛甘霖，殊深焦盼。专泐复谢，敬颂台祺，即希爱照。不具。年愚弟李鸿章。

G2-04-013

复署两广运司方^[7]
光绪二年四月十二日

子严尊兄年大人阁下：

昨复寸缄，计尘青睐。顷由陈牧齋到二月十八日惠书，敬聆一一，并蒙嘉贶多珍，莫名纫谢。就维筹策宣勤，顺时纳福，引詹吉蔼，至协颂忱。粤中盐务近颇疲滞，执事设法整理，谅可渐有起色。峴庄制军新政严明，更得诸君子共事一方，相助为理，粤人之福也。家兄昨将滇案查明复奏，仍即取道川鄂，北来展覲，再赴蜀中。家慈以年高道远，未能就养，现已由鄂署回皖，屡得舍弟辈来书，慈躬康健，稍释孺怀。此间静谧如常，惟天时久旱，播种失时，迭经率属虔诚祈祷，仍未渥沛甘霖，殊深焦盼。专泐复谢，敬颂台祺，顺璧芳版。不具。年愚弟李鸿章。

G2-04-014

复补用道江苏候补府正堂陈其元^[7]

光绪二年四月十二日

子庄尊兄太守阁下：

哲嗣过津，接诵惠书，远承记注。敬审履靄延和，兴居佳善，至符臆颂。世兄在苏当差，历练已久，兹赴郑引对，询知故人健饭，有子克家，可胜欣慰。承惠普陀茶、糟蛋，江乡味美，远道情深，缅怀琴鹤之风流，顿触莼鲈之旧梦，拜登嘉贶，纫谢莫名。此间静谧如常，惟天时久旱，播种失时，迭经率属虔诚祈祷，仍未渥沛甘霖，殊深焦盼。专泐复谢，敬颂时祺，即希雅照。不具。愚弟李鸿章。

G2-04-015

复丁雨生中丞^[11]

光绪二年四月十三日

雨生仁弟大人阁下：

昨交春帆带去闽字十一号函，“济安”船至，复奉四月初二、初四日手书抄件，敬悉一切。“安纳”船已将抢犯严办追赃，断无另议赔款之理，总署当为力持。巴使人尚和平，似可照议了结。前各使至总署要挟，自由威使所嗾，德国并无开衅之意也。筠仙乞归，奉旨给假一月，无庸回籍。来函意甚决绝，少迟再申前请，唯出使难觅替人，成命未可反汗。筠公与仲韬水火已深，势难再留。而威酋又谓，非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不可，仲韬岂能胜此任，内议必煞费踌躇矣。滇案正在会议，威云须将全案情节、供招咨送本国核办，渠有两层办法与恭邸议明，如不行，立即出京，现尚未说出如何办法，其发端来势甚为浩大，一时殊难结束，奈何奈何。日意格寄铁甲船模及合同底稿，均收到。丹崖所驳数条甚是。日酋何时可到，务祈（唐景星往来沪闽，自无不可。闻沪局亟盼其归，商定一切，想已回矣）谆属丹崖，前来说面商一是，以匡不逮。带学生出洋疏稿，是否照丹崖所拟大略，并祈先行抄示（顷另复丹崖函，谅可呈览）。如必须照四等公使体制，似宜预商总署，俟其复准再入告为妥。目前滇案波澜正兴，本须少缓也。参劾文武员弁，再接再厉，谅可渐就澄清。云中远避其锋，当不复返。载生洋行，专好骗人，敝处绝无交易。直境久旱，麦禾俱枯，焦灼无似。匆匆，复颂起居。尊患平肝少动气为要。鸿章顿。

① 原稿无年代，以信内“滇案正在会议……”云云，事在光绪二年，姑置于此。

G2—04—016

复李丹崖部郎^[2]

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

丹崖尊兄大人阁下：

昨奉惠书并拟公使带学徒出洋章程，详明切要，钦佩曷任。万国公法，四等公使寄信凭于他国部臣，因事特使原可比照，但为专带学徒一事，购铁甲、枪炮尚可兼办。其交涉事件，在中国辩论不定，咨由驻洋公使商办，及俄人蚕食一条，志愿太宏，似办不到，应将此两条删去，请丁雨帅掣列鄙衙先缄商总署，如以为可，再行会奏。缘内廷办事拘泥，少见多怪。又有赴美生徒旧案，又英国已派有公使，今因学生出洋，变通推广，或蒙允行，则此事非大才莫属矣。雨帅寄到日提督铁甲船样，尊意签驳合同各条，甚有卓见。日君来津时，务乞枉驾，附轮舟北来会议一切，匡我不逮，幸甚、幸甚。畿境久旱，滇案口舌滋烦，殊形焦闷。手此，复颂勋祺，敬璧芳版。不具。鸿章顿首。

G2—04—017

复二品衔福建船政提调吴薇隐观察^[2]

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

薇隐尊兄大人阁下：

“济安”船至，奉四月六日惠书，备蒙奖注。敬审勋猷卓著，履候胜常，至为欣颂。承开示一等驾驶学生履历，谨藏之夹袋，以备他日驱使。年内英国订造炮船到日，当缄商丁、吴二帅酌派前来，借资练习。严宗光《东洋日记》具有内心，诗笔亦颇不俗，洋学谅已精通。欧洲将弁靡不文武兼资，不似中土武夫，多无文之诮，望寄语诸生勉为之。海防协款，已逾半年，报解无几，尚不敷铁甲半价。日监督即来议商，恐难即有定局。派员带学生出洋肄习，不可再缓，将来当与订购铁甲并为一事耳。闽厂经大才擘画，成效已著，头绪太繁，春帆京卿相须甚殷，属代恳留。春帅精细和平，极易共事，务祈略作回翔，俟接替有人，再束装北来。敝处固所旦暮求之而不可得者也。手泐致臆，惟慎护起居。不庄。附璧谦版。弟李鸿章顿首。